EPILOGUE THREE



14

你的名字是Dirk Strider。你已知晓你的宿命。

选择已在John选定路线的那一刻做出，这个世界将走上一条你已无法继续跟随的航线。

你站在甲壳人的钟楼下，准备攀至顶端。除了一根长绳之外，你什么也没有带。长绳已被攥在你的手心，你不需要其他外物。

> 上升。

你不会犹豫。你爬上楼梯，一步两格，你的双腿迸发出了令人惊叹的力量。这一切都是拜你的单人任务所赐。

你留下了纸条，但你不指望你的任何伙伴理解它。他们理解与否并不重要。宇宙硬币的一次判定抹消了你全部人生的存在必要性。在存在的绝境里你还能完成什么？这里没有赌注，没有有意义的挑战，失去结构也失去主题——只剩下一颗已死的大脑和残存的化学反应，一个被强迫耗尽逐渐枯涸的动力的物理系统。一只被切掉脑袋的蟑螂，等待死于焦渴。

在爬到半程之后，你开始飞行。你在此地浪费的每一秒都是在消耗存在性的概念本身。你沿着旋转楼梯中央的竖井飞速上行，冲进了大钟下的空间。你在能够俯瞰甲壳人王国的窗台上着陆，匆匆地浏览了一圈你下方的土地。对你而言，一切漂亮的美景皆是荒唐的假象。

> 完成任务

你用双手有条不紊地塑造了绞刑刽子手的绳套，这是以排练过许多遍的动作。你将绳子绕成S形，然后将绳尾从中央穿过，绕行七次，完工。你在绳尾打了结，然后将绳结拉紧。

侵蚀已经开始，你的齿轮逐渐迟滞，一切复杂而不可见的机构都从固定它们的铰链上脱离，分崩离析。

你的伙伴们也许能从履行自我维护与自我繁殖的基本义务中获得些微的成就感，但你在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一切意义都已消失。

钟塔的正面窗口上方有一条横梁，它可以成为固定绳索的便利支柱。你将绳套绕过横梁，系紧了绳结。你反复确认了它的牢固性。任何差错都是不被容忍的。

你落回了高塔的窗台，用绳套拴住脖子，然后拉紧。

摆在你面前的选择并非生与死。真正的选择存在于是可耻地溶解在熵增的掌心，还是用最后的行动将你微薄的能量归还给源头的宇宙之井之间。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你从未如此自由。

> 杀死你自己。

你一跃而下。

毫无疑问，一场有意义的死必将是迅捷的。而且残酷。迅速的下坠，钟楼之底绽放的一抹猩红，一具外表完好无损的尸体，若无人翻动它来查看那些由腐烂的血液淤积而成的斑驳暗色尸斑。你确信绳子的长度足以借助你下坠的速度在一瞬间斩断你的头。它呜呜地划破空气，发出恶毒的鞭挞声，在稳定而丝滑的旋转中放出缆索。正如你的顿悟发生于日暮，你的死亡必须发生在日出，如此才能完成象征着和谐共鸣的衔尾蛇图腾。这是属于你一人的终章。

这便是这个荒芜的世界上最后一件能够在叙事上留下因果的行为。那几个不幸在这么早的清晨走出家门的甲壳人将会永远记住这一刻，但从事实的角度而言，你只花费了半秒钟。你的颈椎断裂，发出难以名状的可怕声音。目睹你的死亡的旁观者大多会在未来试图转述它，但没有词汇能准确地描述人类死亡时的声响。死亡是一种同时发生在两个层面上的现象。首先，有机的活动进程将会迎来终止，这即是肉体的崩溃。接下来才会轮到自我的溶解。而你所拥有的可供溶解的自我是那样的庞大。你的自我已经飞向了离森林过于遥远的高空，不仅不再能分辨每一棵树，甚至不再能把树木看作有客观意义的物质实体。

你的自我是一颗自恋的奇点——一个无限递归的存在。奇点的密度是那样的大，以至于它别无选择，只能扩张蔓延向任何宇宙或时间线里的个体所包含的边界之外。一旦被切断与奇点的连接，你就会彻底失去存在的必要，而这是不可容忍的。从一个纯粹功利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自杀是你能赐予这个垂死世界的最佳赠礼。如果你脱落的头还能说话，它也许会说声“不客气”。但即使你的头真的能说话，它也未必会说。它也许不屑于做这样浅薄的发言，哪怕是基于最基本的礼貌。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你脱落的头颅牢牢地悬挂在那紧紧束于你的下颌的绳套上，而你失去生命的躯体顺着钟塔的外墙跌落，最终滚入草丛。

尖叫声自下方传来，惊恐的甲壳人目击者四散奔逃。你的身体还在山坡上继续翻滚，从脖颈处喷洒而出的大量鲜血染红了塔的基座，如同屠杀现场一般。

在你死后，你的心脏还在坚持跳动，直到将最后一滴血泵离你的尸体。鲜血的海洋浸透了死亡现场周遭的土地。

你的尸体不会重新站起，你的头颅也不会重新睁开眼睛。若你反思，你便知道你与所谓的道德人物相去甚远，因而一切自我终结的举动都必将指向业报的死亡。

> ==>